

人大新聞學院校友優秀作品選

實事求是

桃

李

芳

菲

*The Best Collection
Of Renda J-School Alumni*

I253
201160

桃李芳菲

——人大新闻学院校友优秀作品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李芳菲:人大新闻学院校友优秀作品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5011-9424-7

I. ①桃… II. ①中…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1101 号

桃李芳菲——人大新闻学院校友优秀作品选

作 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

责任编辑:张琳琅

封面设计:李振彬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社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照 排:北京福春文化传播中心

印 刷:北京今朝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0.5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424-7

定 价:48.00 元

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诞生于1955年,到今年已经满55周年了。

人大新闻学院是在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和吴玉章老校长的亲切关怀下创办起来的。首任系主任是曾长期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陆续调来充实教师队伍的汪溪、华青禾、张文远、黄河、刘贯文、鲁西良、余致浚等,也都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有过丰富办报经验的一时之选。创新闻系之初,就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教材建设的准备工作。除教学外,还自办了印刷厂和剪报社(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前身),出版了《汉语拼音报》和《新闻出版报》。后一份报纸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在当时的新闻界和新闻学界曾经起过很大的影响。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地合并了过来,为人大新闻系,增加了孙觉、蒋荫恩、刘爱芝、甘惜分、张隆栋、于效谦等一大批教学骨干。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创办于1952年。由长期在华中解放区和苏南地区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工作的罗列主持。到1958年为止,先后办学6年,毕业了250名学生。培育出了以郭超人、陆拂为、何耕新、石四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不少通讯报道,早已闻名遐迩,其中的《英雄登上地球之巅》《驯水记》《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还经常被当做佳作选入教材。由于北大新闻专业的并入,使得人大新闻系师资团队的力量空前壮大。那一时期的人大新闻系,学生过千,教师近百,整个教师队伍号称具有承办五个省报的实力。此外,还拥有全国唯一的一位专门讲授新闻理论和苏共报刊史的苏联专家。不仅在人大校内是大系,在全国新闻教育领域,也深受重视。

北大新闻专业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以燕京大学新闻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燕大新闻系始创于1924年,曾经拥有白瑞华、聂士芬、黄宪昭、刘豁轩、孙瑞芹、张琴南、蒋荫恩等一大批中外著名教授,著名的“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也曾经在这个系任教。燕大新闻系办学28年,是旧中国新闻教育的重镇之一。这个系曾招收过343名学生,培育了以萧乾、朱启平、黎秀石、谭文瑞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所写的《落日》《万里赶羊》等名篇,至今仍被视为典范。由于北大新闻专业的并入,使得人大新闻学院的“血液”中,兼有一脉相承的三所新闻



院系的“基因”，不仅是老解放区新闻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之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教育事业的继承者。人大新闻学院和前两所大学的新闻系、新闻专业，既有学术上的传承，也有学术资源上的传承。直到现在，燕大新闻系和北大新闻专业资料室的全部图书资料和部分燕大新闻系学生的毕业论文还完整地保存在人大新闻学院的资料室里，成为这种传承关系的历史见证。

为了庆祝人大新闻学院 55 周年的华诞，学院领导决定编辑出版《木铎日新——人大新闻学院纪事》《万树梨花——人大新闻学院学者文集》《桃李芳菲——人大新闻学院校友优秀作品选》等三本书，作为纪念。

《木铎日新——人大新闻学院纪事》由王润泽、赵云泽两位老师和博士研究生刘继忠、保送硕士研究生的叶旭负责编辑整理。分概述和纪事两部分。概述的部分，按新闻系的成立、新闻系的曲折发展、1961 年后的整顿、“文革”中的停办、复校后的重建与发展、21 世纪的人大新闻学院等几个部分，简单扼要地介绍了人大新闻学院诞生和发展的历程。纪事部分起始于 1955 年 4 月，截止到 2009 年年底，按年按月按日纪事，记录了人大新闻学院建系以来 55 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从这部《大事记》中，可以看出人大新闻学院诞生、发展的全过程。这个过程，是流光溢彩的，是灿烂辉煌的。一路走来，虽然也曾经有过闪失。但总体来说是好的，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前进的。

《万树梨花——人大新闻学院学者文集》由杨保军、周俊、赵云泽三位老师负责编辑整理。是一部曾在和目前还在人大新闻学院任教的教师们的文集。这部文集选收了从 20 世纪初到 80 年代出生的，包括健在的、已经辞世的，在岗的、已经离退休的 86 位教师的各一篇文章。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历史和实务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人大新闻学院成立 55 年来，各个时期和各年龄段的教师在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广告、网络、新媒体等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人大新闻学院各时期教师团队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问题的关注。显然，编辑出版这样一部文选，并不足以彰显人大新闻学院教师团队的整体水平。对于许多术业有专攻，在各自的教学研究领域内有一定影响的教师们来说，选入的文章，只是他们诸多成果中的吉光片羽和九牛之一毛，也未必就是他们自己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但都是对人大新闻学院 55 周年华诞的一种献礼和纪念。

《桃李芳菲——人大新闻学院校友优秀作品选》由张征、许向东、周勇、任悦四位老师负责编辑整理。是一部选自人大新闻学院（含此前的人大新闻系和整个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的前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各时期校友，毕业离校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表的各类新闻作品，包括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思想评论和新闻学论文等。这些作品在发表的当时，都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过重大的影响，其中

的《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总理为农民讨工钱》等,都曾经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有4篇曾入选范长江新闻奖,另14篇曾入选中国新闻奖。这样的一部作品选,既彰显了人大新闻学院在新闻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也足以为在校的新闻院系学生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人大新闻学院成立以来,曾经为中国的新闻战线培育出了近8000名新闻工作者。前后毕业生中的郭超人、胡福明、陆拂为、艾丰、徐泓、孟晓云、陈锡添、张建伟、何平、杨伟光、栗国安、范东升等都已经都是新闻界的名家,有的已经成为在当代新闻史中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这个学院虽然已经诞生55年了,但她仍然年轻,仍然如乳虎之啸谷,如鹰隼之试翼,如于将之发硎,如奇花之初胎。她仍然充满着活力,仍然聚集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教学研究骨干,闪烁着耀眼的光辉。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正面临着三千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局,新闻教育和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人大新闻学院也有义务和兄弟院校一道,共同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和新闻传播学教学研究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贡献。中国人民大学正在以“人民满意,世界一流”为目标,奋力前进,作为全国新闻教育的重点学科点和人大的重点院系,人大新闻学院也应该为此而努力。是为序。

方汉奇

2010年11月

目 录

序	方汉奇(1)
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郭超人(1)
和英雄的登山队员们在一起	
——从珠穆朗玛峰归来后写给《新闻业务》的一封信	郭超人(24)
读郭超人关于登山队的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评报组(29)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34)
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	
——北京缺水问题评述	艾 丰(39)
西方国家广播电视受众调查与研究概述	郭景哲(48)
忆邓公“南巡”话当年“东风”	陈锡添(57)
轻轻松松写新闻	徐 泓(69)
北京人争赏香山红叶	徐 泓(73)
温州风情画(六则)	孟晓云(74)
普通人 平凡事 平常心	
——一些获奖作品的采写感受和体会	孟晓云(82)
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庄严使命	
——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记	何 平 刘思扬(93)
推进公开透明的有益尝试	何 平(102)
化肥追踪记	王 太 吴 思 赵小华(104)
到生活的深处寻找	
——谈《化肥追踪记》采写体会	王 太(109)
变阻力为推力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一	张建伟(114)
黑色幽默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二	张建伟(116)
爱情的结合点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三	张建伟(118)
崭露头角的“三味真经”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四	张建伟(120)



咬定青山不“放松”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五 张建伟(122)

“巨人的肩头”在哪里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六 张建伟(124)

阳光下的阴影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七 张建伟(127)

成才环境的全方位视角

——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之八 张建伟(130)

在南下列车上 张建伟(133)

未曾预想到的轰动 张建伟(134)

一篇(组)好的报道从哪里来

——兼谈名记者的素质 李大同(136)

这里,是一个突破口 郭家宽(140)

“北京白鸡”在全国 28 个省市区“落户” 李培禹(143)

白鸡是怎样“飞”向全国的 李培禹(145)

《北京新闻》串联单 刘锦升(148)

运用多点面新闻组合记录辉煌时刻

——《“新北京 新奥运”特别节目》创作过程及体会

..... 陈晓海 景 兵(150)

汉城决战的最后 40 秒

——男子 4 × 100 米决赛画外音 刘 蔚(153)

艰难的临汾矿难曝光 曲长缨(157)

《焦点访谈》记者追踪临汾特大矿难 曲长缨(160)

《中华健儿勇闯虎跳峡》拍摄记 江志顺(171)

菜价追踪 苏会志(173)

菜价追踪记 苏会志(176)

《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 尹韵公(180)

《总理为农民讨工钱》拍摄札记 刘卫兵(188)

生命的闪光

——记长辛店铁路中学学生钟铨 张延平(194)

北青复刊后的第一篇重大典型报道

——《生命的闪光》采写经过 张延平(201)

“罚”要依法 再 军 白河山 方宏进(204)

度,成功的临界点 梁建增(210)

梦萦珠峰

——《攀登珠峰》采访手记·····	陈小钢(227)
《非凡抗击》——一段血肉交融的创作经历·····	张亮 赵彤(231)
系列报道之一:关注食品安全·····	朱凌翔(235)
系列报道之二:关注食品安全·····	朱凌翔(237)
系列报道之三:关注食品安全·····	朱凌翔(239)
深入生活 关注民生·····	朱凌翔(241)
刘昕拍摄作品·····	刘昕(243)
让世界走向和平	

——访中国核试验基地三任司令员·····	曹智 李大伟(250)
《让世界走向和平》采访经过·····	曹智(253)
世纪大阅兵·····	贾永 曹智(255)
另一种检阅·····	曹智(258)
人情猛于虎·····	崔彬 李永和 杜士刚 张承东(260)
把握好监督性新闻的现场采访·····	杜士刚 程世伟 卢秀颖(265)
惊心动魄 35 分钟	

——空军特级试飞员梁万俊成功迫降某新型国产科研样机纪实 ·····	谭洁 张金玉(267)
亲历,向世界传播中国军队新形象·····	谭洁(270)
我新型战机首次在国外升空训练——创中国空军多项第一·····	谭洁(281)
北约空袭南联盟·····	顾玉龙 王晓琨 高伟 王卓 王齐放 张大立(283)
日内瓦——南联盟·····	王晓琨(287)
王晓琨:亲历战争·····	苗青(289)
许文庆创作感言·····	许文庆(291)
70 亿维修基金的困惑·····	史月光(293)
“负面信息”与“正面效果”	

——从“任务片”入手破解舆论监督的困境·····	史月光 王宇(298)
《黑暗中的舞者》拍摄手记·····	张涛(306)
《北京:电视里的奥运会》拍摄手记·····	赵青(308)
救救我! ——一名 12 岁儿童的悲惨遭遇·····	翟伟(315)
揭开惨剧背后的真相	
——“法轮功”痴迷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采访追记·····	翟伟(318)
追寻真相的脚步永不停歇·····	翟伟(320)



郭超人 曾用名蓝汀,1934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现武穴市),198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至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记者,1970年春调新华社陕西分社任记者。1978年秋,到新华社四川分社任记者、副社长。1983年1月调新华社总社任秘书长,1984年5月任新华社副社长,1986年3月任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1992年11月起任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郭超人同志20世纪50年代曾经采写大量的新闻报道揭露西藏农奴制的黑暗,60年代随中国登山队

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70年代采写的《驯水记》歌颂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伟大业绩。郭超人同志生前与各国新闻界人士有过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曾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通讯社组织主席。

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在埃非勒士的斜坡上,横亘着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里程……”

“在埃非勒士的峰巅上,矗立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

——一些外国“探险家”笔下的珠穆朗玛峰

神秘的“第三极”

银色的尖锥般的峰顶时常隐没在浓密的云层后面,绵延起伏的坡岭间到处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白雪。一道道浅蓝色的原始冰川像瀑布一样从万丈悬崖“飞泻”而下,几百里外都能看到那逼人的闪闪寒光。一条条深褐色的峡谷像长蛇一样曲曲弯弯,既看不清它们的起点也找不到它们的尽头……这就是世界最长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摇篮地球的制高点,海拔8882米的珠穆朗玛峰。它像巍峨壮阔的屏幔,矗立在祖国西藏高原的边缘;它像威严雄伟的武士,守卫着广袤无际的亚洲原野。

珠穆朗玛峰,由于举世无双的高度,变幻莫测的气候,极端险恶的地形,使它在过去的漫长年代里一直与世隔绝。在世界许多国家,人们把珠穆朗玛峰称作“第三



极”，与地球的南极和北极并称。其实，地球的两极虽然也被人们看做是神秘而危险的地带，但早在19世纪初叶，南北两极的冰雪苔原上就开始出现了人类探险的足迹；而“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世界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了相当发达的时代，人类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仍然只能踟躅在它风雪迷茫的坡岭之间，无法登上它的顶峰去探测它的秘密。这样，珠穆朗玛峰便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无法接近的充满神秘和恐怖色彩的“空白地带”。

然而，在距今300多年以前，勇敢勤劳的中华民族就开始了对于珠穆朗玛峰的勘测活动。清康熙年间，从北京派出的专使在藏族人民的协助下，来到了珠穆朗玛山区。他们采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的位置和高度进行过初步的测量，第一次用“朱母郎马阿林”的名字将它载入1717年制作完毕的《皇舆全览图》。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他们的活动也仅仅到此为止。141年以后，由英国官员控制的印度测量局，也“发现”了珠穆朗玛峰的存在，并自鸣得意地用该局前局长的姓氏“埃非勒士”来“命名”珠穆朗玛峰。从这以后，具有较长登山探险历史的英国人，便开始把珠穆朗玛峰列为自己进攻的目标。

1921年，一个所谓的“埃非勒士委员会”在英国宣告成立。曾经率领英国侵略军野蛮侵入西藏的英国将军弗朗西斯·扬赫斯班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头目。在这个委员会的发动和组织下，一支又一支英国登山队越过喜马拉雅山口，进入我国西藏境内，企图沿珠穆朗玛北坡攀登顶峰。结果，正如大英百科全书所记载的，英国登山队在1921年到1938年的18年中，连续攀登了七次，失败了七次，珠穆朗玛峰北面漫长的冰雪坡岩成了他们的滑铁卢。曾在英国登山探险界烜赫一时的两名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探险家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的一次攀登活动中，虽然比起他们的同行到达了更高的高度——海拔8500米左右的地方，但他们也从此消失在这里的风雪中，再也没有回来。

马洛里和欧文这两名“王牌探险家”在珠穆朗玛北坡的不幸殉难，给英国登山探险界带来了极大的慌乱。扬赫斯班以十分颓丧的心情写道：“大概将永远没有比欧文和马洛里更优秀的登山家来进攻埃非勒士峰了。”尽管以后还有一批批不甘心失败的英国人继续进行过多次攀登的尝试，但除了一次比一次受到更沉重的损失以外，没有取得任何新的进展。在吃过种种苦头以后，许多英国登山探险家终于不得不悲哀地宣告：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越过”的山峰，在他们看来“几乎是不可可能”的。他们把珠穆朗玛峰称作“不可征服的山峰”，认为珠穆朗玛北坡是“不可攀缘的路线”“充满死亡的路线”。据外电报道，直到1953年，一个英国籍的新西兰人在珠穆朗玛南麓山地牧人向导的帮助下，两人结组从比较容易攀登的珠穆朗玛南坡爬上了顶峰。

但是,珠穆朗玛峰“不可征服”的神话,今天被彻底打破了。在我们这个奇迹涌现的时代,“不可能”的结论是“不可能”存在的。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以共产主义者的大智大勇,踏过千年冰雪,翻过万丈巉岩,在英国探险家们所谓的“死亡路线”上,开辟了一条直上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通途,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的鲜艳五星红旗插上了地球之巅,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伟大创举。

向珠穆朗玛峰进军

今年3月19日,珠穆朗玛山区风雪交加。干燥的粒雪,像浓雾一样笼罩着山岭的上空;翻滚的狂风,从枯竭的河滩里卷起几十丈高的沙石。即使在白昼,温度计上的红色水银柱也稳定在零下20摄氏度的刻度线以下。就在这时,英雄的中国登山队的主力队员们,开始了向珠穆朗玛峰的进军。

他们在海拔5120米的珠穆朗玛峰下一块宽阔的谷地上停下来,前面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最高峰的重峦叠嶂。这块谷地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的槽部,两旁堆积着冰川流动时带来的累累岩石。早在主力队员们进山以前,登山队派出的一支先遣工作队就冒着风雪严寒来到珠穆朗玛峰下,经过仔细地勘察选择,最后决定把登山队的大本营设在这里。

担任中国登山队队长和副队长的,是我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和登山运动健将许竞。这是两个年纪刚过30的中年人,一个是工人出身,一个当过职员。一个性格粗犷、豪放、果断,办起事来斩钉截铁;一个作风文静、精细、严谨,处理问题深思熟虑。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具有临危不惧的革命胆略,知难而进的惊人毅力。他们参加登山活动都不过五年多时间,却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偏僻山区,不止一次地领导和组织我国登山队,胜利征服了许多座险峻的高峰,为我国的登山运动史册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今天,史占春和许竞又受党和人民的重托,率领着我国第一支最大规模的登山队进驻珠穆朗玛峰下,决心为解决大自然用亿万年工夫提出的“司芬克斯”式的难题,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参加这次登山活动的214名队员和工作人员,来自祖国的各个地方和各条战线。他们中有东北百里矿区的采矿能手,有西南原始密林中的伐木工人,有守卫祖国边塞和牧场的英雄战士,有日夜在实验室刻苦钻研的科学尖兵,有刚从西藏农奴制度下获得自由的翻身农奴,有还在首都大专院校攻读的大学生……不久前,他们还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今天,他们一个个又成了生龙活虎的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突击队员。



狂暴的山风越来越紧地从天顶冲向地面,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呼啸。远处的冰崩不时送来一声声巨大的轰响,宛如震耳的闷雷在高空滚动。飞扬的粒雪更密了,把天空搅得一片混沌,珠穆朗玛峰完全隐没到白茫茫的雪幕里,只露出一个黑色的影子,更显得险恶和高不可攀。

但是,大自然显示的暴力并没有吓倒中国登山运动员们,他们豪迈的歌声和欢快的笑声盖住了一切。在这长期人迹罕见的珠穆朗玛峰下,登山运动员们栽起了一根高大的旗杆,第一次把祖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雪雾飞扬的天空。他们搬走累累的乱石,在峡谷里搭起一座座毛毡帐篷;他们挖开千年的冻土,在山坡下砌起一眼眼炉灶……就在这荒漠、寒冷、偏僻甚至连野兽也很少出没的山野里,中国登山队员们正式“安家落户”了。

对于斗志昂扬、性格开朗的登山队员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尽管这里是如此荒凉,除了漫天风雪和遍山岩石,很难看到有生命的东西。但他们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双手,使这里充满了勃勃的生气。他们在帐篷中间的空地上,支起几根木杆,缠上几条红布,搭成一座象征性的“彩门”,两边木框上用红纸写着他们自编的对联:

英雄气盖山河

敢笑珠峰不高

在他们居住的帐篷的四壁,许多登山健儿连夜张贴上各种颜色的彩纸,上面写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标语诗”:

哪怕珠峰比天高,

怎比英雄志气豪!

踏雪蹬冰飞绝壁,

定叫红旗顶峰飘。

珠穆朗玛山区瞬息万变的气候,给登山队员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困难。暴风常常把登山队员们的帐篷刮得东倒西歪,队员们常常不得不从深夜的睡梦中惊醒,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同刺骨的寒风搏斗。纷飞的大雪有时使露天炉灶无法点燃,人们不仅不能按时进餐,有时连开水也很难喝上。当严酷的寒潮袭来的时候,整个山区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人们几天几夜无法走出帐篷一步。但是,在登山队员中没有愁眉苦脸的,没有悲观丧气的,他们充满自豪地说:“害怕困难,我们就不当登山队员;畏惧艰险,我们就不进珠穆朗玛!战胜这一切,征服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生活,最大的幸福!”于是,在大本营的帐篷上,他们又写下这样的标语:

困难就是考验!

斗争就是幸福!

坚持就是胜利!

信心就是成功!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一进驻山下,就立即根据整个登山活动的需要,夜以继日地从各方面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气象工作者们在珠穆朗玛荒秃的岩坡上,第一次建起了好几座设备完善的气象观察站,各种精密的气象仪表立即把珠穆朗玛的天气要素记载下来,为未来的登山活动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无线电报务员们在珠穆朗玛险峻的峭壁间,第一次架设了高大的天线网,收发报机的红灯不停地闪烁,密集的无线电波把登山队与祖国各条战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医务工作者们更显得紧张和繁忙,他们第一次把许多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运到了珠穆朗玛的荒山僻野,采用各种医疗手段一次又一次地为登山队员们检查身体,治疗“高山病”,使队员们在高山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仍能保持着健壮的体魄。从事后勤服务的同志们继续东奔西走,源源不断地从祖国各地运来各种高质量、高水平的登山技术装备,以及营养丰富、品种多样的高山食品和饮料,为登山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保证。

与此同时,登山队党委和队部负责同志与队员们一道,进一步研究了珠穆朗玛峰的大量资料,制订了夺取珠穆朗玛顶峰的周密计划。根据我国近几年来从事高山探险的实践经验,攀登7000米以上的山峰,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行军,逐步提高攀登的高度,以取得对高山环境的适应能力,然后选择适当时机集中主力突击顶峰,而决不能寄希望于从山麓到山顶进行一次冲击就取得胜利。因此,登山队决定把夺取珠穆朗玛顶峰的战斗分成四个“战役”进行。

第一个战役,登山队员们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息。

第二个战役,人们将从大本营出发,攀登到海拔7600米的地方,然后返回大本营休整。

第三个战役,攀登的高度要从大本营直达海拔8300米的地方,再返回大本营,为最后突击顶峰作进一步的准备。

在以上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登山队员们一方面要在沿途建立起许多座高山营地,储备一些必要的器材和物资,对高山技术装备进行实地试验,为最后夺取顶峰创造条件;同时,通过高度的逐步上升,队员们又会不断增强自己战胜高山恶劣环境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第四个战役,就要求主力队员们从大本营出发,直抵海拔8500米的地方,建立一座夺取主峰的“突击营地”,然后从这里出发登上海拔8882米的顶峰。

3月24日,登山队党委和队部制订的这个夺取珠穆朗玛顶峰的战斗计划,经过



反复的研究和修订,最后在登山队全体队员大会上一致通过了。

一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激战就从这里开始。

艰难的第一步

3月25日。

连绵的风雪停息了,笼罩在山区上空的昏蒙蒙的雾幕开始消散。隐藏了一个多星期的太阳又从山后升起,阳光把珠穆朗玛的山峦映照得五彩缤纷。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浮云。在珠穆朗玛山区,这是少有的好天气。

几天以前,中国登山队队部就根据准确的气象预报决定,全体登山队员今天从大本营出发,开始向珠穆朗玛峰进行第一次适应性行军。

中午12点,全体登山队员们背着登山背包,拿着冰镐,集合在珠穆朗玛峰下的广场上。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登山队员们亲手把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上灿烂的晴空。然后,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向整装待发的登山队员们发布向珠穆朗玛峰进军的命令:

“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挺进!”

登山队员们是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绒布冰川的中脊和侧脊的路线前进的。东绒布冰川是珠穆朗玛山区山谷冰川中的一支,宽度500米,长度在17公里以上。由于气候极端寒冷,覆盖在山坡上的积雪,在漫长的年代中逐渐冻结和凝固,形成坚固的冰层,像江河一样沿着弯曲的山涧峡谷向山下移动。这就是冰川。现在登山队员们就要踏着这种冰川上覆盖着的冰积石攀登上去。

傍晚,夕阳斜挂在珠穆朗玛西边的天际,暮霭从山谷中袅袅升起,登山队员们迎着寒冷的山风,来到了珠穆朗玛山中的第一号营地——5400米的山坡。大队停下来,决定在这里休息。

当队员们一个个钻进银色的登山帐篷,生起汽油炉烹调美味的晚餐时,人们不能不怀着无限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想起先遣工作队的战友们。正是他们提前来到山区,冒着特大的风雪和严寒,在珠穆朗玛北坡5400米、5900米和6400米的地方建立起舒适的登山营地,才使主力队员们能养精蓄锐,集中力量去夺取险峻的珠穆朗玛顶峰!

在这个营地附近的山崖下,登山队员们看到了几个牛圈般的乱石围垒的空地,里面散堆着已经锈烂的氧气瓶、罐头筒和几只已经腐朽发黑的皮鞋,有些东西上面还能看到模糊不清的英文商标。这是英国“探险家”们的遗迹。登山队员指着这堆破烂东西自豪地说:“英国人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顶峰遭到了失败,而我们却要从

北坡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中国人!”

第二天清晨,登山队员们翻过一段险峻的山岩以后,开始进入一个奇异的冰雪世界——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区。冰川从巨大的粒雪盆地移动到雪线以下,受气温和压力的影响,变成舌头般的冰带,在地貌学上称为冰舌。珠穆朗玛山区的冰川由于消融和补给的运动比较剧烈,在它们的冰舌地区生长着其他地区冰川所未有的冰塔。那数不清的冰塔,有些挺拔峥嵘,宛如一株株参天的古树;有些巍峨雄伟,好像一座座高耸的宝塔。它们像水晶一样纯净透明,像宝石一样绚烂多彩。它们有的亭亭玉立,有的毗连起伏,有的像白玉雕成的森林,有的像白银铸成的城堡。面对这眼前壮丽的景色,登山队员们顿时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危险,欢呼着,歌唱着,在冰峰雪塔间穿来穿去,不时地用摄影机把它们摄入自己的镜头。

但是,在这里,景色的美妙同路途的艰难成正比。路是没有的,人们只能从冰塔之间狭窄而崎岖的隙缝中穿梭前进。现在,高山上的阳光照射得更加炽烈了,开始消融的冰塔表面冒出一颗颗气泡。低凹的冰缝中,断续传出冰层断裂的巨大声响;高耸的冰塔顶端不时崩塌,破碎的冰块像炸弹片般纷纷四溅。这就是登山活动中经常遇到的“冰崩”现象。

在一个冰川拐弯的山嘴,几座巨型冰塔并立在一起,像一道高峻的城墙一样堵住人们的去路。在冰塔的上方,露出几条曲折幽暗的裂缝,看来,这是唯一可以穿越的路线。但是,当人们踏上冰塔对裂缝作进一步观察后,才发现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冰崩。很显然,从这里强行通过是极其危险的。

队伍暂时停下来,开始寻找一条更安全的路线。

正在这时,队员们在冰塔下的一块“蘑菇石”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标记。大家围上去,原来在石头裂缝里放着一张纸条。这是走在大队前面的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组留下的。纸上用红笔写着:

危险!冰崩地区。攀右侧山坡绕行。切勿停留!速去!速去!

抬头观看,果然,在右侧一座十几米高的雪坡上,侦察小组用冰镐在冰雪上刨出了一级级整齐的台阶,修出了一条小路。

沿着小路前进一会儿,登山队员们到达了珠穆朗玛山中的第二号营地——5900米的地方。

登山队员们从第二号营地出发,已是第三天的上午了。他们走完了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开始进入东绒布冰川的巨大的粒雪盆——一片漫无边际的冰雪台地。冰面坎坷而又陡滑,巨阔而深邃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冰层十分坚硬,登山队员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登山鞋,一步一蹬,仍然滑溜溜地不容易踩稳。人们跌倒了,又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



下午,天气突然变坏了。太阳钻进了白色的云层里,凛冽的寒风撕裂着人们的皮肤,浓密的粒雪在空中翻飞,几米以外就看不清道路,温度计上,红线降低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

登山队员们用尼龙绳索结成“结组”,彼此保护,共同用冰镐探索着面前的冰雪,防止坠入隐藏在冰雪下的裂缝。他们顶着风雪,步伐稳健地继续向上攀登。

傍晚,安全来到了海拔6400米第三号高山营地。

在营地上方一段山坡下的雪地上,登山队员们发现了一团黑色的东西。上去一看,啊!原来是一具尸体。英国制的绿色鸭绒衣已经破烂变色,尸体干枯而僵硬,面部已经分辨不清。看来,这是20多年前的登山牺牲者,由于气候寒冷,尸体还没有完全腐坏,轮廓完整,像一具古埃及的“木乃伊”。从尸体的装束和遗物来看,这是英国“探险家”中的一个不幸遇难者。

登山队员们用冰镐挖开雪堆,在风雪中把尸体掩埋了起来。

天色渐渐昏暗了。风更大,雪更紧。登山队员们继续活跃在这片辽阔的冰雪台地上。人们穿起鸭绒衣,戴上鸭绒帽,一边踩着脚下的坚冰,一边兴致勃勃地低声哼唱着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登山队员之歌”:

我们是登山队员,

我们是高山战士,

大风雪中上冰山,

冰川上面是营地。

咳,同志们来啊,

穿云破雾攀险峰,

踏雪蹬冰飞绝壁。

哎哟哟,

雪山顶上见高低!

歌声嘹亮,盖住了严寒和风雪,长久地在冰雪台地的上空飘荡。

就这样,3月27日,在预定的时间内,登山队员们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第二天又安全回到了山下的大本营。

打开珠穆朗玛的大门

珠穆朗玛北面的崇山峻岭间,矗立着一座顶端尖突、白雪迷茫的山峦,这是珠穆朗玛峰的孪生姐妹——海拔7535米的珠穆朗玛北峰。在北峰与主峰之间,是一道绵伏奇陡的冰雪峭壁,因为坐落在两峰之下,形成了一道马鞍般的豁谷,人们把